

璀璨的毒果實

劇情大綱：

學者王怡真主導的教育計畫遭遇不明意外宣告中止，失落的她在信箱發現一本小說「璀璨的毒果實」，內容是以男主角葉俊偉為第一視角，記述著她家不可告人的祕密。

王怡真的父親楊樹文曾創立體制外學校，並招集信任他的幾名家長組建互助會，但楊樹文倒會捲款，讓身為保人的葉俊偉父親負債而自殺，楊樹文帶著王怡真逃往國外，讓她接受更好的教育資源。

葉俊偉成年後找到楊樹文想進行復仇，原本想摧毀楊樹文最珍惜之事物（他女兒），但意識到王怡真做的計畫有社會意義，下不了殺手，但又不知該如何平衡內心的不快。

王怡真從小說中意識到某種可能性而回到母校，在那裡沒見到葉俊偉，出現的是葉俊偉的母親。

人物：

葉俊偉（14／24歲）

王怡真（24／34歲）

楊惠實（14歲）

楊樹文

廖根慈

三名孩童、主管、記者數名、教師數名、債主、家長、手機語音、工人、
名嘴、徵信社員工、律師

時間：

當代，兩天一夜

地點：

城市與郊區

備註：

王怡真、楊惠實兩名角色，建議由同一位演員飾演

孩童、主管、記者、教師……等角色，建議由不在場之演員飾演

三名孩童在玩耍，孩童A穿著乾淨整潔，孩童B服裝輕便，孩童C穿著稍微不合身、老舊的衣服。

孩童A：我今年十三，未來想當棒球選手。

孩童B：太空人，下個月就滿十三。

孩童C：十三歲，想當警察。

王怡真：為什麼？

孩童A：王建民很帥，伸卡球很犀利。

孩童B：想飛上外太空，探索宇宙。

孩童C：薪水比較穩定，可以幫助家裡。

王怡真：如果沒有家裡的經濟壓力，你會想做什麼？

孩童C：法官……因為我覺得很神聖，而且薪水聽說也很高。

王怡真：如果有機會，你會不會想要每天專注在你想做的事情上，讓你更快完成夢想？

孩童A：好啊！

孩童B：會想欸。

孩童C：……真的可以嗎？

王怡真：十年前，教育部與中央研究院合作，嘗試一種新型態的教育模型，這個計畫取名叫做「挑食的十年」，我們以三個家庭背景不同的孩子為實驗對象，讓他們在十三歲到二十三歲的這黃金十年，不在一般學校當中學習、考試，而是專注在他們感興趣的領域學習。

孩童A：我今年十七歲，一滿十八，我就要去美國參加小聯盟的受訓。

孩童B：十六歲，太空人是不太可能了，好難，但會想把這幾年的經驗活用在科技領域。工程師吧？

孩童C：我十七歲了，年底會去事務所當助理，然後一邊上夜間部，一邊準備國考，還蠻順利的，我比其他人提早很多年準備，所以模擬考分數不錯。

王怡真：你覺得你五年後，也就是二十三歲在做什麼？

孩童A：不多說，大聯盟先發，洋基或藍鳥。

孩童B：順利的話，希望已經在科技業打滾。

孩童C：不知道，就算考上國考，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王怡真：想對十三歲的自己說什麼？

孩童A：我知道我可以！

孩童B：有點可惜，但還不錯。

孩童C：加油，我還在繼續努力。

王怡真：如今十年過去了，雖然他們不是每個人都發光發熱，但是在其他人準備考試的日子裡，他們探尋著自我，找到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的價值，現在我們有請這三位青年來到台上，跟大家分享他們的學習歷程。

零星掌聲。

主任：怡真，我們這段先跳過，那三個小孩明天上午才會到會場，那時候我們再走一次，我們現在直接跳到結尾。

王怡真點頭。

王怡真：當初教育部跟中研院合作，是因為想嘗試教育改革，以培育人才、提升國家競爭力，我做為計畫的主導人，看著這些孩子現在的模樣，倍感欣慰，今天很感謝有這個場合能跟大家分享成果，我想我們的改革是成功的，也希望它能持續發生。

零星掌聲，王怡真下台，主任上前。

主任：辛苦了，我們明天就照這個流程走，妳需不需要喝水？

王怡真：不用，主任，我講得怎麼樣？我剛才在台上其實很緊張，我有沒有說錯什麼？

主任：放輕鬆，妳真的很棒，妳爸如果能看到現在的妳，一定會為妳感到驕傲。

王怡真：謝謝妳。

主任的手機響起。

主任：不好意思，我接個電話。

王怡真：好。

主任：（接電話）喂？請說……什麼時候的事？……有，怡真就在我旁邊，你要直接跟她說，還是我來轉達？……好、好，我知道了，可以，我這邊批准了，你趕緊處理，我再跟怡真說，你先忙。（掛電話）

王怡真：怎麼了？

主任：怡真，妳要冷靜……我們要臨時取消明天的發表。

王怡真：為什麼？

沉默，主任離開，場景轉換。

王怡真回到家，在沙發上坐下，長沉默。

王怡真突然不能自己地哭泣。

王怡真逐漸平復情緒，邊啜泣邊從家中一處拿出一盒大麻菸草。

王怡真捲起一支大麻菸，點燃吸食，沉默。

門鈴響起。

王怡真：來了。

王怡真開門，楊樹文的幻覺進屋。

王怡真抱住楊樹文。

王怡真：我好想你。

楊樹文：嗨？

王怡真：嗯，我 high 了。

楊樹文：雖然妳已經成年了，這是妳的自由，但我還是要講，我最討厭的就是
妳在國外學會抽大麻。

王怡真：爸，這東西比香菸健康，而且我沒有成癮……而且我現在真的很需要
它。

楊樹文：怎麼了？

王怡真：你還記得我在研究院主導的 project 嗎？

楊樹文：十年的專科教育。

王怡真：嗯，但其中一個孩子前天自殺了。

楊樹文：知道原因嗎？

王怡真：還不知道，但你能懂嗎？我真的好難過。

楊樹文：畢竟那麼長的時間。

王怡真：還有就是，我好受挫。

楊樹文：怎麼說？

王怡真：我覺得……我的教育竟然會讓一個孩子選擇放棄生命……你懂嗎？你
懂嗎？爸？

楊樹文點頭。

王怡真：我到底哪個環節錯了？

楊樹文：先不要想，大麻會放大妳的感官。

王怡真：我停不下來、我停不下來……

楊樹文：黃色。

王怡真愣。

王怡真：金絲雀。

楊樹文：紅。

王怡真：紅尾伯勞。

楊樹文：綠。

王怡真：綠繡眼。

楊樹文：藍。

王怡真：藍鵲。

楊樹文：紫。

王怡真：紫嘯鶇。

楊樹文：黑。

王怡真：烏鴉。

楊樹文：白。

王怡真：白鷺鷥，好，可以了。

楊樹文：有好一點了嗎？

王怡真：嗯，謝謝……你走之後就沒有人陪我玩這個了。

楊樹文：所以妳都在抽大麻。

王怡真：才沒有。好了，我真的可以了。

楊樹文：我會消失嗎？

王怡真：大概吧……教育的目的是為了什麼？

楊樹文：別問我，我只是妳吸 high 了的產物。

王怡真：拜託，我需要點安慰劑。

楊樹文：妳已經在服用了。

王怡真：那是兩碼子事，快點，趁你消失以前，告訴我吧。

楊樹文沉默。

王怡真：我真的很想你……爸？爸？

楊樹文的幻覺消失。

王怡真暈眩。

黑暗中一隻手摀住王怡真的嘴，王怡真試圖掙扎。

聲音：別動，別出聲……明天去看妳們家的信箱。

王怡真的嘴被放開。

門關上。

王怡真回過神來，確認身體。

王怡真暈眩，王怡真昏睡在沙發上。

王怡真做著很混亂的夢。

楊樹文：惠實，我們要去做改名的手續。

記者A：王博士，妳知道妳父親在哪裡吧！請他出面給受害者一個交代！

葉俊偉：妳想做什麼？

記者B：現在不只中央研究院，國外的媒體也在關注這件事情，請表態一下。

主任：妳爸如果能看到現在的妳，他一定會為妳感到驕傲。

記者C：妳以為妳改名字就可以不用面對嗎？

晨光照在王怡真身上，王怡真驚醒。

王怡真出門，打開家中信箱，裡面放著一本書，王怡真遲疑地拿出。

王怡真：「璀璨的毒果實」……？

王怡真翻開書。

葉俊偉拿著刀，抵在楊樹文身上。

楊樹文：等等，我——

葉俊偉：楊校長，你還記得我爸嗎？

王怡真闔上書。

王怡真翻開書。

葉俊偉抬著頭，像看著樹。

葉俊偉：在我的記憶裡有一棵樹，每逢春夏交際，樹上就會結滿亮棕色的果實，記得我們幾個小孩曾想爬上樹去摘下那些果實，卻被大人們制止，大人說。

眾人：不要摘，那些有毒。

葉俊偉：後來家裡發生了點事情，我沒去讀高中，而是到處工作，其中一個打工的地方就是離那棵樹不遠的工廠，工廠會排放廢水，連帶影響到周圍的植物。

葉俊偉看向樹。

葉俊偉：好奇怪啊，明明都被汙染了，為什麼那棵樹還能結出這麼漂亮的果實？

葉俊偉被一團紙球丟中。

葉俊偉：一切的開始，都是某個垃圾拿垃圾丟我。

葉俊偉看向丟來的方向，快步往丟來的方向前去，做出揮拳動作。

教師甲：葉媽媽，俊偉的成績一直都很好，但他跟同學之間的相處有問題。

教師乙：身為家長，希望你們注意一下。

教師甲：這樣下去老師也不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教師丙：要不然這樣好了，我認識一個校長。

教師甲：他的教育方針很不錯，或許適合俊偉。

教師丙：最近剛好有他的演講，你們夫妻倆可以去聽看看。

教師甲：不一定真的要讓俊偉轉學，但就當作是參考。

場景轉換，楊樹文的演講會場。

楊樹文：我要說一個故事。從前有一群白鷺鷥要從北方往南邊遷徙，其中一隻小白鷺鷥因為翅膀受了傷而脫隊。在獨自留在湖畔的日子裡，牠找到了一種屬於牠的飛行方式，就是因為受了傷，所以要更運用風的力量飛行。與此同時，其他白鷺鷥們為了爭奪領地而展開競爭。隔年春天，當其他白鷺鷥們回來時，牠們發現那隻小白鷺鷥不再是脆弱的個體，小白鷺鷥的經歷不僅豐富了自己，也啟發其他同伴，後來的日子裡，牠們共同探索新的生存方式，湖畔因此變得更加豐富多彩，雖然白鷺鷥們還是會競爭，但牠們也懂得分享知識，讓彼此在競爭中都找到了屬於自己的獨特之處。故事到這邊就告一個段落。

頓。

楊樹文：當今的教育體制把孩子變成了什麼？一個焦慮的讀書機器，除了在考試中贏過同儕以外，還在私底下做各種惡性競爭，為了要發洩這種扭曲的壓力，有些孩子選擇不正當的發洩管道，請大家好好想想，這真的是我們期望孩子變成的模樣嗎？我們不要讓這種文憑至上的毒瘤傳給我們的下一代。我們的學校以接觸自然的森林小學為基礎來做延伸，讓孩子們脫離體制，重新思考自己在這個世界的定位，自己到底想做什麼？畢業後又能以什麼樣的形式與社會產生連結？在我們學校，不再是用考試跟成績來評判學生是否有學會，而是學生自我的內省，如果他有學會，他自己會知道，如果他沒興趣，我們也不強求，重點是讓他有獨立自主思考的能力，這才是我們的教學目標。

廖根慈舉起手，楊樹文示意。

廖根慈：楊校長，我想您的理念都是好的，但要怎麼確定我的孩子適合您的教育方式呢？

楊樹文：確實從家長的角度比較難判斷，我們的做法是先跟學生面談，然後讓他來我們學校進行「試讀」，做一到兩週的體驗入學，試讀結束後，也請家長傾聽孩子的感受做決定。

廖根慈：我知道了，謝謝校長。

場景轉換，楊樹文與葉俊偉面談。

楊樹文：我可以叫你俊偉嗎？

葉俊偉不回答。

楊樹文：我有看你之前的輔導紀錄，有點意思，不只打架，你還刻意弄壞其他人的東西。你可以說說，你為什麼要弄壞別人的鉛筆盒嗎？

葉俊偉：因為他很珍惜。

楊樹文：因為他很珍惜，所以弄壞它？

葉俊偉：嗯，只有這樣，才會給他帶來最大的痛苦。

沉默。

楊樹文：你是個很細心的孩子。

葉俊偉：為什麼要這樣說？

楊樹文：你很懂他人的痛點，不是嗎？

葉俊偉：喔，對。

楊樹文：我一方面要譴責你做這樣的事情，但我也要肯定你，你一定是一個善長觀察，而且心思細膩的人，不然你怎麼會知道別人的軟肋？我希望你把這份細心用在對的地方，好嗎？

葉俊偉：是別人先用我的。

楊樹文：我明白，但我不贊成這種報仇手段。

葉俊偉：為什麼？

楊樹文：不是每個人的軟肋都是鉛筆盒，如果今天別人最珍惜的是自己的生命，那你要殺他嗎？

沉默。

葉俊偉：那我該怎麼辦？

楊樹文：這個答案你要自己去摸索。

葉俊偉：你不是老師嗎？

楊樹文：我講的就一定是對的嗎？

頓。

葉俊偉：你跟其他老師不一樣。

楊樹文：每個人都是不一樣的，總之，跟你聊天我很開心。

葉俊偉：嗯。

王怡真的手機響起，王怡真接起電話。

王怡真：喂，我是怡真。

主任：早，有睡好嗎？

王怡真：不算有。

主任：好吧，關於計畫的事，妳現在方便聽嗎？

王怡真：可以。

主任：我統整了要結案資料，放妳研究室了，妳有時間再過來看。

王怡真：我今天就可以過去，反正演講都取消了。

主任：妳不要太放在心上，可以多休息。

王怡真：沒關係，我準備一下就過去。

主任：路上小心。

王怡真掛電話。

場景轉換，王怡真在前往研究院的交通工具上。

王怡真翻開書。

葉俊偉來到楊樹文的學校。

楊樹文和廖根慈出現。

楊樹文：我們這樣就繞完學校一圈了，俊偉週一就先來試讀一週吧，有什麼疑問嗎？

廖根慈：沒問題，謝謝楊校長。

葉俊偉：那個……同學們都不用穿制服嗎？

楊樹文：我們學校沒有制服喔。

葉俊偉：是因為成本考量嗎？

楊樹文：我喜歡你的思考方式，但不是。

葉俊偉：為什麼不規定學生穿制服？

楊樹文：我們認為除了制服以外，孩子可以有自己的選擇。

葉俊偉：那我要穿什麼？

楊樹文：都可以，你可以穿你自己想穿的衣服來學校，可以是你穿起來覺得最有自信的、也可以是你最舒服的，當然，如果你想穿你之前學校的制服來上學，我也不會反對。

頓。

楊樹文：怎麼了？

葉俊偉：我沒有想過我要穿什麼，我可以隨便穿嗎？

楊樹文：沒問題，可是有一個前提，不可以造成他人的不適。

葉俊偉點頭，他注意到地上有一根羽毛，上前去撿。

廖根慈：不要亂撿，會有禽流感。

楊樹文：不用擔心，我們這一區都還算安全，而且如果他有興趣，就讓他多接觸，我們提倡親近大自然。

葉俊偉：為什麼要親近大自然？

楊樹文：我們是有一個目的，但你也可以有自己的答案。

葉俊偉：這個羽毛蠻酷的。

楊樹文：不知道是哪種鳥的呢，或許可以問我女兒。

楊樹文視線看到王怡真。

楊樹文：惠實。（示意楊惠實過來）

王怡真變成楊惠實，靠近。

楊樹文：跟你們介紹一下，這是我女兒惠實。

楊惠實：你好。

葉俊偉：妳好。

楊樹文：惠實，妳知道這是哪種鳥的羽毛嗎？

楊惠實：（看著羽毛）這是穗鵲的，蠻少見的，是在這邊發現的嗎？

葉俊偉：就在這邊地上。

楊惠實：哇，那你很幸運呢，我也只有在標本上看過。

葉俊偉：妳要嗎？給妳吧。

楊惠實：真的嗎？謝謝。

楊樹文示意楊惠實，楊惠實點頭。

楊惠實：走，我帶你去那邊逛逛。

葉俊偉與楊惠實離開。

楊樹文：覺得怎麼樣？都可以說說看。

廖根慈：這裡蠻不錯的，很清靜。

楊樹文：確實跟大城市不一樣。

廖根慈：但離我先生工作的地方……

楊樹文：可以和他商量一下，有必要的話，我們也可以提供一些幫助，但主要還是看妳們的決定。

楊惠實：穗鷗很厲害，牠們的飛行路徑會從北美洲經過亞洲、歐洲一直到非洲，是橫跨最多洲的候鳥。

葉俊偉：牠們是遷徙路徑最長的鳥類囉？

楊惠實：不是，遷徙路徑最長的鳥是北極燕鷗，牠們會先在北半球夏天的時候在北極圈產卵，然後在南半球進入夏天時飛往南極，這樣單程要一萬九千公里。

葉俊偉：一萬九千公里！我快沒有概念了，那這個穗鷗呢？

楊惠實：一萬四千公里。

葉俊偉：還是好長。

兩人笑。

楊惠實：走，我帶你去個很棒的地方。

楊樹文：還好嗎？

廖根慈：沒事，我只是在想你之前在演講中提到的，你說現在的教育體制讓小孩變成……

楊樹文：「焦慮的讀書機器」？

廖根慈：楊校長，其實你的理念我都很支持，但我忍不住在想，你這個學校畢業的孩子，未來該怎麼辦？

楊樹文：什麼意思？

廖根慈：像你這所學校就是國中畢業，然後就沒有然後了，那小孩畢業後要去哪裡？還是要上高中吧？如果他銜接不上學校的進度……對不起，我想我還是有你說的那種文憑至上的迷思，只是我真的不知道小孩以後該怎麼辦。

楊樹文：方便問一下，妳跟妳先生認識以前，是做什麼工作的？

廖根慈：出版社的總務人員。

楊樹文：這個工作跟妳在學生時期讀的國、英、數、社、自有相關嗎？

廖根慈：……老實講，沒有。

楊樹文：那妳是怎麼面試上這份工作的？

廖根慈：他們缺人，我就應徵上了。

楊樹文：出版社有看妳的學歷嗎？

廖根慈：也沒怎麼看。

楊樹文：沒錯，這就是當代社會的普遍現象，我想再過二十幾年大概都還是這樣，雖然我不能保證從我這裡畢業的孩子，每個都能銜接回體制教育、考上好的學校，但還記得我的教育方針嗎？

廖根慈：「讓學生有獨立自主思考的能力。」

楊樹文：是的，只要有這個觀念，那我們的下一代就可以跳脫文憑至上的迷思，以後他教育他的小孩，就自然是健康的心態。

廖根慈：楊校長，你真的很厲害。

楊樹文：不算什麼。

廖根慈：你很久以前就想開這種學校嗎？

楊惠實與葉俊偉來到樹下，葉俊偉看著樹看得出神。

楊樹文：是，但這說來話長。（看到遠方的楊惠實與葉俊偉）欸？妳看，他們跑到那麼遠的地方了。

葉俊偉：這樹好漂亮。

楊惠實：對吧？快夏天的時候就會有很漂亮的果實喔，然後就會有很多鳥過來，缺點就是有很多鳥屎，就在你現在站的地方。

葉俊偉檢查鞋底，兩人笑。

一聲工廠的轟鳴聲，葉俊偉被嚇到。

葉俊偉：那是什麼聲音？

楊惠實：附近的工廠啦，很吵吧？我超討厭的。

楊惠實看著手中的羽毛。

楊樹文：請問一下，妳以前的夢想是什麼？

廖根慈：我的夢想？我……以前很愛天馬行空地亂想，所以想當作家。

楊樹文：難怪妳說妳找了個出版社的工作。

廖根慈：畢竟還是有接觸到文字嘛。妳女兒很優秀呢，她以後想研究鳥類？

葉俊偉靠近楊惠實，兩人一起看著羽毛。

楊樹文：我有問過她，但她在搞神祕，她跟我說……

楊惠實：這只是我的興趣，我未來想做其他的。

葉俊偉：妳想做什麼？

楊惠實：不告訴你！

楊惠實笑著跑走。

葉俊偉：欸！

葉俊偉追上。

廖根慈：楊校長，想問你有沒有推薦的房仲？

楊樹文：房仲？是要租房還是買房？

廖根慈：都先看看，想說如果俊偉最後決定要轉進來的話，可以先看個幾間到時候快一點做決定。

楊樹文：沒問題，我可以介紹我認識的，絕對值得信賴。

廣播聲：即將抵達，中央研究院。

王怡真闔上書，場景轉換，王怡真走進研究間。

王怡真拆開一個包裝好的公文信封，看著資料。

三名孩童的形象出現。

孩童 A：計畫對象一號，簡稱少年 A，雙親是企業家，小時候最喜歡在假日跟父母玩傳接球。

孩童 B：計畫對象二號，簡稱少女 B，家境小康，父親是軍人，母親是區公所職員，從小就愛看國家地理頻道，嚮往探索宇宙。

孩童 C：計畫對象三號，簡稱少年 C，單親家庭，隔代教養，靠著低收入戶補助在生活，所以一開始才想當警察。

孩童 A：少年 A 在小聯盟努力兩年，升上大聯盟，加入德州遊騎兵隊，二十三歲，當打之年，賽季有三分之一是先發球員，馬馬虎虎，位置是二壘手，打擊率零點二九，多虧了鈴木一朗的訓練菜單。

孩童 B：少女 B 十七歲跳級進入大學，畢業前就拿到科學園區的 offer，上週剛

滿二十三歲，雖然工時很長、頗為血汗，但年薪百萬，現在依然喜歡看國家地理頻道，前陣子看到偉伯望遠鏡拍到的星雲圖還感動得哭了出來。

孩童C：少年C今年二十三歲，身為夜間部應屆畢業生，第一次考國考就通過，非常罕見，非常了不起，預計明年完成專業實習，進行第二次司法考試，這次通過，就可以當儲備法官，家裡的阿公阿嬤都很期待。

孩童A：計畫主導人王怡真，本名楊惠實。

孩童B：海外留學回來，年僅二十四歲取得博士學位，主修青少年教育心理學。

孩童C：單親家庭，但父親是私立中學校長，有不少資產。

孩童A：喜歡鳥類。

孩童B：喜歡鳥類。

孩童C：喜歡鳥類。

孩童A：為什麼改名了呢？

孩童B：是不是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

孩童C：他們家好厲害喔，單親家庭還可以把小孩送出國欸。

孩童A：錢從哪裡來？錢從哪裡來？

孩童B：王怡真知道嗎？楊惠實知道嗎？

孩童C：有錢人家的小孩怎麼都那麼厲害？做什麼都比較會，二十四歲就博士畢業，回來研究院主導項目。

孩童A：有沒有靠關係啊？

孩童B：不要亂講，人家很努力。

孩童C：一定有問題吧？

孩童A：我也這麼覺得，畢竟他爸爸是教授。

孩童B：說什麼教育可以翻轉階級，資源根本都被有錢人家占走了！

孩童C：我也想出國留學啊，我也想要爸媽陪我啊！

孩童們：好羨慕、好羨慕、好忌妒！

王怡真回過神來，放下資料。

王怡真拿起書，翻開。

葉俊偉拿著刀，抵在楊樹文身上，楊樹文笑出聲。

葉俊偉：笑什麼笑！

楊樹文：我知道你是誰了，你是葉永旺的兒子。你讓我想起了有趣的事情。

葉俊偉：你在講什麼？

場景轉換，楊惠實上台演講。

楊惠實：我爸爸常用寓言故事來讓演講變得更生動，我今天也給大家帶來一個。在阿爾卑斯山的山腳下，有一隻小老鷹剛出生，還不夠強壯的牠在飛向高處時，總是因為氣壓的變化而感到痛苦，所以始終無法飛越阿爾卑斯山脈，牠感到很沮喪，小老鷹的父親對牠說。

葉俊偉：（飾演老鷹）孩子！別氣餒，我們的目標是先到海拔兩千公尺的山腰上！

楊惠實：於是在經過幾次的嘗試，小老鷹漸漸習慣了山腰的氣壓。

葉俊偉：很好，我們接著挑戰三千公尺的山峰！

楊惠實：又經過了幾個禮拜的努力，小老鷹不只是飛上了山峰，還習慣了那裡的寒冷。

葉俊偉：最後，讓我們一同飛越整個阿爾卑斯山吧！

楊惠實：當小老鷹與父親飛過那最高的白朗峰時，牠覺得自己的身體好輕、好輕，整個身體是被微風乘載著，下面壯麗的雪山風景，是過去的自己從沒想過的，在那一刻，牠感到了滿足和驕傲。

頓。

楊惠實：我想說的是在許多研究報告中，可以發現一個人的個性在少年階段就

已經成熟，但心智卻還沒有發展完畢，所以青少年的家長應該要避免孩子遭遇太強烈的挫折，否則容易帶來難以撫平的創傷。如果有機會，家長們要試著安排階段性的、適當難度的、有容錯機會的考驗，讓青少年的心智與抗壓性提升，最後邁向成熟。謝謝大家。

掌聲。

楊樹文上台。

楊樹文：謝謝兩位，也謝謝在座各位家長來參加孩子們的自主研究成果展。（對楊惠實、葉俊偉）你們很棒，先去休息吧。

楊惠實和葉俊偉離開。

楊樹文像是被某人叫住，看向一處。

楊樹文：是，俊偉爸爸好。我當然知道，俊偉在學校表現不錯啊。當然，我看他在學校很開心啊，他回家沒有分享嗎？——啊、忙到這麼晚，工作辛苦了，那你今天是……有什麼事情要問嗎？互助會？你是聽哪位家長知道的？啊、沒關係——傷腦筋……不，不是的，沒有要刻意隱瞞的意思，但這個互助會是比较私人性質的，俊偉才剛轉進來不到半年，不確定有沒有穩定下來，所以我就沒有主動提及，我們換個安靜點的地方說好了。

楊惠實：我講得怎麼樣？有沒有說錯什麼？我剛才在台上超緊張的！

葉俊偉：沒有，妳講得很好！

楊惠實：真的嗎？謝謝你！

楊樹文：我們是邀請制的，也都不會強迫別人參加，這個互助會裡面的家長多半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後可以去國外留學，那看俊偉有沒有這個需求……

楊惠實：你的表演也很讚欸，台下的聽眾好像都很喜歡。

葉俊偉：我有偷瞄到有些人在憋笑。

楊惠實：我好像也有看到，但我不敢注意看，我怕我會笑場。

兩人笑。

楊惠實：謝謝你啦。

葉俊偉：小事，互相幫忙嘛。

兩人離開。

楊樹文：但我們這個互助會不鼓勵標會，而是把這筆錢拿去投三年一期的基金，等孩子畢業的時候就會還給每位家長——當然、我知道這麼做一定會產生疑慮，那你也看到了，我跟我的女兒都在同個學校跑不掉，這就變相是一種保證。俊偉確定自己未來想做什麼了嗎？如果沒有要去國外留學的話也不用勉強，俊偉爸爸可以再跟家裡討論一下。

廖根慈：我把我的保險解約吧。

葉俊偉：媽！

廖根慈：當初搬過來的時候房子是你買的，但是是登記在我的名下，所以我想我也需要做點什麼——沒什麼，我們現在加入校長的互助會也只要繳兩年多，不到三十期，我解約之後再貼一點錢就夠了。

葉俊偉：爸，真的不用，你也勸一下媽。

廖根慈：你不用緊張，互助會就是錢滾錢的一種，利潤比存在銀行或投儲蓄險還多。

葉俊偉：可是我之前聽別人說，如果有人倒會的話就會損失很多錢……

廖根慈：那也要有人跑掉啊，還是你不相信楊校長？

葉俊偉：不是！……我的意思是真的不用為我做這麼多。

廖根慈：我知道你是這個意思，那也沒關係，就算你高中、大學沒有想去國外唸書，我們這筆錢也可以用在其它地方，這樣你可以接受嗎？

頓。

廖根慈：你現在不要想這麼多，好好專心學習，做你想做的，未來不管是想要繼續升學還是工作，爸爸媽媽都支持你。

王怡真停止翻書，回憶著。

回憶中的楊樹文靠近楊惠實。

楊樹文：惠實。

楊惠實：怎麼了？

楊樹文：有一個好消息，但我希望妳先不要張揚。

楊惠實：嗯，什麼事？

楊樹文：我把妳成果展的影片寄給我國外的朋友，他們說妳很有天分，問妳有沒有興趣到他們那邊讀書？

楊惠實：真的嗎？我要去！我要去！

楊樹文：我就知道妳會這樣說，那妳趕快收拾行李吧，我們就搭下禮拜的飛機過去。

楊惠實：啊？怎麼那麼趕？我以為是要等我國中畢業。

楊樹文：那怎麼來得及？早點過去才好，可以先上那邊的語言學校。

楊惠實：可是、可是我這邊的同學……還有你不是校長嗎？

楊樹文：學校那邊我會處理，我會盡量跟妳一起過去。

楊惠實：不行啦，爸，你是校長欸，怎麼可以為了我一個人就……

楊樹文：妳不要擔心，我這個學校的教學系統已經建立起來了，交給其他人運作也沒有問題，而且我雖然是校長，但我也妳爸啊！

楊惠實：可是……

楊樹文：惠實，妳現在不要想這麼多，好好專心學習，做妳想做的，我都會支持妳。

楊惠實：……我考慮一下。

楊樹文：好，但不管有沒有要出國，千萬不能跟其他人講喔，我不希望家裡闖空門。

楊惠實：好。

地勤的廣播聲。

楊惠實和楊樹文拉著行李箱走著，楊惠實和長得像葉俊偉的人擦肩而過。

楊惠實停下，回頭看。

楊樹文：惠實。

楊惠實：喔。（跟上楊樹文）

楊樹文：還好嗎？

楊惠實：沒事。（頓）爸爸，我們會回來吧？

楊樹文：……看妳啊，但還是以學習優先，好嗎？

楊惠實：好……

楊樹文：怎麼了？

楊惠實：我只是在想，我真的好像候鳥啊。

楊樹文摟著楊惠實。

楊惠實：我們什麼時候會飛回來？

飛機起飛的引擎聲。

王怡真繼續翻書。

各種電鈴和敲門聲持續。

廖根慈抱緊葉俊偉。

債 主：還錢啊！還錢！

家 長：葉媽媽，楊校長不只有一個標會，他分別找一到三年級的家長，每個年級都各組一個會，妳不知道妳老公三個會都有參加對不對？聽說其他年級的家長原本不答應的，但最後楊校長去做協調，說如果是妳老公來作保就讓他跟會。

債 主：你當保人就要出來負責啊！

家 長：我們也不知道能幫上妳什麼……如果警察需要什麼資料，我們可以給。

沉默。

手機撥號聲。

手機聲：您撥的號碼無人接聽，嘟聲後開始計費，如不留言請掛斷。

手機聲。

廖根慈：喂？老公？你在哪裡？還在工作嗎？記得要回來吃飯，我有準備你的便當，這樣你也不用午休跑出去吃，可以多休息……加班……辛苦了……要記得回來……

手機聲：您撥的號碼無人接聽，嘟聲後開始計費，您撥的號碼無人接聽，嘟聲後開始，您撥的號碼無人接聽，您撥的號碼無人接聽，您撥的號碼無人……

廖根慈掛斷電話，沉默。

葉俊偉：……媽，沒事的，我會去外面打工賺錢。真的沒關係，反正我還沒有決定我想做什麼，這樣也不錯，做各種不同的工作，搞不好做著做著，就知道自己想做什麼了。

王怡真闖上書。

三名孩童的形象出現。

孩童C：真相大白，這就是俊偉拿刀子抵著妳爸的原因！

孩童B：天啊，他們家這樣欠了多少錢啊？五百萬？該不會有破千吧？

孩童A：可是妳爸都死了，他們又能怎麼辦？

孩童C：對欸，那寄這本書給妳的用意是什麼？

孩童B：當然是要控訴啦！這裡面的內容可以成為法律證據欸！

孩童A：法律證據？

孩童B：對啊，哪天公諸於世，讓她的事業來一個「碰」！

孩童C：有機會告上法院嗎？我要演法官！我演法官！肅靜、肅靜！原告葉俊偉、廖根慈，你們有什麼話想說的嗎？

孩童B：就是她！這個楊惠實……

孩童A：王怡真！

孩童B：不管啦！她的爸爸為了讓她去國外讀書，騙光我們家的錢！

孩童A：害我國中沒畢業就去外面工作，跟我媽一起拼命還債！

孩童C：那你們為什麼不去找她爸爸，而是來找她呢？

孩童A：她爸爸都死了，不找她那找誰？

孩童B：就是說啊！就是說啊！

孩童C：肅靜、肅靜！有沒有搞清楚狀況，犯案的是她爸爸，又不是她，她是無辜的。

孩童A：可是她去國外留學，用的就是他爸騙來的錢啊！

孩童B：難道王怡真不知道嗎？楊惠實不知道嗎？

孩童C：嗯……我看到你們提交上來的證據中，有楊樹文生前的口供，這個是透過什麼管道拿到的？

孩童A：報告庭上，人只要在脖子上放把刀子，什麼口供都說得出來喔！

孩童B：噓！

孩童C：這種透過不正當手段獲得的證據，在法律學當中叫做毒果實，是不被

採納的。

孩童A：怎麼可以這樣！要採納吧！

孩童B：法官大人，你覺得可以就這樣放過她嗎？

孩童C：（對王怡真）妳覺得可以就這樣放過她嗎？

孩童B：我們家俊偉真的很懂事，別人家的孩子在讀高中，他在到處工作、工作……

孩童A：我爸人間蒸發都是他們害的……

孩童B：我們家從一個幸福快樂的家庭，瞬間家破人亡……

孩童C：（唱）有種成熟叫做墜落凡塵。

孩童們：（合唱）你可知道對我做過什麼最殘忍？就是你狠狠把我一夜之間變成了大人！

王怡真起身，看著三人。

楊樹文的身影出現在三人當中。

楊樹文拉起王怡真的手。

楊樹文：惠實，我們去做改名的手續，要幫妳申請新的護照。

王怡真用開楊樹文的手。

王怡真：我早就知道我們家的錢有問題了。

楊樹文：什麼時候知道的？

王怡真：在國外，我的國中同學跟我斷絕往來，上網一查，相關的報導跑出一大堆。

楊樹文：那妳當時為什麼沒有跟我說？

王怡真：爸，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楊樹文消失。

王怡真沉默，又翻開書。

一聲工廠的轟鳴聲。

成年的葉俊偉跟著其他工人做著流水線的工作。

一聲廣播聲，工人們停止動作。

葉俊偉抽菸，另一個工人靠近，也抽菸。

工人：欸，下週要砍班，我們這邊又被檢舉了，衛生局的人要來稽查。

葉俊偉：幹。

工人：老闆就白癡啊，排廢水也不懂得低調，工廠什麼時候被撤照都不奇怪啦。

葉俊偉：讓我安靜抽菸。

工人：我想看影片可以嗎？

葉俊偉：放小聲點。

工人拿出手機看影片。

一聲工廠的轟鳴聲。

名嘴：新聞萬象、內幕追擊，歡迎收看關鍵觀點。Dr.Wang，或者我們應該稱呼她為王怡真博士，就在兩個月前，年僅二十四歲的她就在著名的心理學期刊”Journal of Psychology”發表了她的論文，這件事帶來了大量的反響與肯定，也無非是為國爭光，但我們今天的焦點要聚焦在她的父親，不知道年紀大一點的觀眾朋友是否還記得，在距今十年前，某校曾發生過非常嚴重的校園倒會事件……

王怡真拉著行李，被記者包圍。

記者C：王博士，請問妳知道妳父親造成的校園倒會影響了非常多人嗎？

記者A：妳知道妳父親在哪裡吧！請他出面給受害者一個交代！

王怡真：借過，請讓我過。

記者A：現在不只中研院，國外的媒體也在關注這件事情，請表態一下。

記者C：妳以為妳改名字就可以不用面對嗎？

王怡真停下，看著記者們。

一聲工廠的轟鳴聲。

徵信社：真相徵信社您好，請問該怎麼稱呼您？葉先生，好的，請問今天要辦理什麼業務呢？婚姻挽回、談判協商、失蹤人口……

一聲工廠的轟鳴聲。

徵信社：失蹤人口是嗎？我幫你轉接相關的專員喔。

工廠的轟鳴聲持續，越來越短促。

聲音停下。

場景轉換，葉俊偉在徵信社。

徵信社：葉先生，我們已經查到您委託的項目了，另外，我們有附贈法律諮詢的服務，前一個小時免費，看您有沒有興趣。

律 師：(看著資料) 這個……葉俊偉先生，從你提供的資料，我這邊判斷是比較難告的。

葉俊偉：什麼意思？詐欺罪不是公訴罪嗎？

律 師：你說的沒錯，詐欺罪確實是公訴罪，但因為已經超過十年……

葉俊偉：才十年。

律 師：……這十年間，你這個楊姓當事人已經放棄本國國籍了，所以在不是傷害罪這類罪刑的前提下，程序上我們必須讓他先回國外，再由那邊的司法機關引渡過來，考量到離案發時間很久，以及時間、往返、程

序上種種因素，我判斷很難告得成。

葉俊偉：一定有方法吧？就沒有手段可以制裁他了嗎？那我該怎麼辦？

律師看著葉俊偉，律師的模樣與楊樹文重疊。

楊樹文：這個答案你要自己去摸索。

葉俊偉起身，憤怒。

律 師：葉先生？怎麼了？

葉俊偉回過神。

葉俊偉：謝謝，我知道了。

葉俊偉準備離開。

律 師：葉先生，請不要犯罪。

葉俊偉離開。

葉俊偉拿出印有楊樹文住處的地址。

葉俊偉來到楊樹文住處外面。

楊樹文和王怡真在屋內，桌上擺著披薩，楊樹文眼睛不便。

楊樹文：來，恭喜候鳥學成歸來，加入中研院，大展長才。

王怡真：爸，別講了，什麼候鳥啊，有夠羞恥。

楊樹文：什麼羞恥？明明是妳自己講的？

王怡真：什麼時候？

楊樹文：妳忘了？十年前啊，妳在機場自己說的啊！

王怡真：……那麼久以前的事，誰還記得啊？

楊樹文：我就記得啊，欸，好了，來坐好。

楊樹文做祈禱模樣，王怡真跟著做。

楊樹文：感謝主賜予我們這豐盛的一餐，感謝祢讓惠……怡真平安回來，順利加入研究院，希望她的母親與祢在天上繼續照看著我們、保佑我們，
Amen。

王怡真：Amen。

楊樹文：嗯，開動吧。

王怡真：我幫你拿，你要什麼口味？

楊樹文：沒關係，妳先拿——

王怡真：——來，各一種，放你盤子上喔。（頓）你這樣拿得到嗎？會不會看不清楚，糊糊的？

楊樹文：可以，還看得到輪廓，只是看出去就是有一層黃色……

王怡真：金絲雀！

楊樹文愣。

王怡真：（笑）幹嘛？接下去啊？還是你忘記了？

楊樹文：（笑）不是還在聊白內障嗎？

王怡真：剛好說到顏色啊。

楊樹文：好……黑色。

王怡真：吸蜜鸚鵡。

楊樹文：灰色。

王怡真：灰腹杜鵑。

楊樹文：紅。

王怡真：紅鶴。

楊樹文：咖啡色。

王怡真：黑冠麻鷺。

楊樹文：白。

王怡真：白鷺鷥

楊樹文：好了，夠了吧？都要涼了，邊吃邊講，說點研究院的……

王怡真：喔，好啊，我跟你說，我下禮拜要開始主導一個 project，預計是為期
十年……

兩人歡笑著。

葉俊偉在窗外安靜地聽著。

葉俊偉回到家中。

廖根慈在做著家庭代工。

廖根慈：回來啦？你不是說你們工廠砍班？你去哪？

葉俊偉：就出去走走。

廖根慈：你是不是又抽菸？味道很重。現在菸那麼貴，你還是把錢省起來……

葉俊偉：（打斷）我想吃披薩。

廖根慈：今天？現在？

葉俊偉：對。

廖根慈：……喔，好，那你錢夠不夠？不夠的話你去拿我錢包，買一個大的我
們兩個人吃應該……

葉俊偉：沒關係，不夠的話我會去領錢，我等等就去買。

沉默。

廖根慈：怎麼了？沒上班反而更累？

葉俊偉：……媽。

廖根慈：幹嘛？

葉俊偉：妳不是說，妳以前想當作家嗎？

廖根慈：嗯。

葉俊偉：後來為什麼放棄了？

廖根慈：因為很忙啊。

葉俊偉：妳放棄夢想會很難過嗎？

廖根慈：你真的想知道？

葉俊偉：嗯。

廖根慈：……還是會難過，那就像開火車一樣，一不注意，車子就已經偏離軌道，回過神來，一切都來不及了，但車子也開到了一個美麗的地方，這樣你明白嗎？

葉俊偉：大概懂。

廖根慈：但我要釐清，那只是對夢想而已，沒有夢想，人還是可以活得好好的，就像我跟你爸結婚，生你、養你……

葉俊偉：（打斷）我覺得妳還是有當作家的天分，妳那個火車的比喻還不錯。

廖根慈：是喔，謝謝，你要去買了沒？

葉俊偉：如果妳有注意到軌道快要偏離，及時校正軌道，努力成為作家，就可能不會遇到爸爸，也不會生下我……

廖根慈：（打斷）世界上哪有那麼多如果。

葉俊偉：我們家就不會被楊校長倒會。

廖根慈：你是想講這個嗎？

葉俊偉：妳是怎麼看爸爸的？

廖根慈：你到底要不要去買晚餐？

葉俊偉：不買了，妳自己吃。

頓，葉俊偉離開家。

葉俊偉來到樹下。

楊惠實的幻覺出現，視線看著一處。

楊惠實：嗨，俊偉……我跟你說個秘密喔，但你要答應我，不可以說出去。

葉俊偉：……嗯。

楊惠實：我先問你，你來我們學校讀，你開心嗎？

葉俊偉：……有啊，很開心。

楊惠實：為什麼開心？

葉俊偉：……就是不用一直考試，每天都學一些之前學校不會教的，所以開心。

楊惠實：那你以後想做什麼？

葉俊偉：我？（沉默）……不知道。

楊惠實：還在想嗎？

葉俊偉：……嗯，對，還在想。

楊惠實轉頭看葉俊偉。

楊惠實：沒關係，慢慢想，你會想到的。

葉俊偉：妳要告訴我了嗎？

楊惠實：我……要變成候鳥了！

楊惠實笑著跑開。

葉俊偉沉默，鳥叫聲，葉俊偉用頭輕輕撞著樹。

遠方傳來小聲的工廠轟鳴聲。

一顆亮棕色的果實掉下來，葉俊偉抬頭看樹。

一隻鳥從樹上掉下來，葉俊偉看著掉在地上的鳥。

葉俊偉離開。

場景轉換至楊樹文的家。

王怡真：爸，我出門囉。

楊樹文：嗯，路上小心。

王怡真離開家，葉俊偉來到門口，按門鈴。

楊樹文：來了，哪位？

葉俊偉：掛號，包裹簽收。

楊樹文打開門縫，葉俊偉推開門。

楊樹文被推倒在地，葉俊偉拿出刀子，抵在楊樹文身上。

楊樹文：等等，我——

葉俊偉：楊校長，你還記得我爸嗎？

楊樹文：對不起！錢的話我放在保險櫃！我拿給你！

葉俊偉：閉嘴！看著我！

楊樹文：我不會叫警察的！

葉俊偉：我叫你閉嘴！看我！

楊樹文看向葉俊偉。

楊樹文：……對不起、我、我眼睛不好……看不清楚你是誰……

葉俊偉：我叫你楊校長，你難道沒有想到什麼嗎？

楊樹文愣，笑。

葉俊偉：笑什麼笑！

楊樹文：我知道你是誰了，你是葉永旺的兒子。你讓我想起了有趣的事情。

葉俊偉：你在講什麼？

楊樹文：沒什麼，我想起來了，我都想起來了，你是那個把羽毛給惠實的男

生。你是來替你爸報仇的，是嗎？

葉俊偉：沒錯。

楊樹文：那你還在等什麼？幹嘛不一刀殺了我？

葉俊偉：你不害怕嗎？

楊樹文：我已經知道你是誰了，我幹嘛害怕？喔，你是想看我懺悔是嗎？想得更美。

葉俊偉：你殺了人，你他媽難道不會罪惡感嗎？

楊樹文：你爸死了？

葉俊偉：對！被你害死的！

頓。

楊樹文：……是嗎，總之，很謝謝你們家的犧牲。

葉俊偉：你懂個屁！都是因為你，我們家負債好幾百萬！你懂我這幾年是怎麼過的嗎？你懂我跟我媽有多辛苦嗎？

楊樹文：我不懂，但我知道你注定不會有出息。

葉俊偉愣，把刀子抵在楊樹文脖子上。

楊樹文：不是嗎？你即使脫離體制教育也不知道自己要幹嘛，沒有目標。

葉俊偉：沒有目標又怎麼樣！

楊樹文：沒有目標又怎麼樣？那你來我學校幹嘛？你以後能為社會貢獻什麼？不就是跟其他人一樣，當個小齒輪，一輩子的流水線工人嗎？

遠方傳來小聲的工廠轟鳴聲。

葉俊偉：你……你他媽不是叫我們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嗎？

楊樹文沉默。

楊樹文：要殺就殺，不要這麼囉嗦。

葉俊偉：你講。

楊樹文：……獨立思考確實是我的教育方針，但你不覺得奇怪嗎？一個對社會不會有巨大貢獻的人，為什麼要學會獨立思考？為什麼要浪費社會資源在這種人身上？平等的受教權是個笑話，只要會讀點書，每個人都可以上大學，每個人都可以說這是他們的興趣，更可悲的是有些人進了大學還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要搞清楚，整個人類社會如果要進步，就要做好適當的社會分工，有些人天生就適合做研究員、當發明家，有些人就是活該做超商店員。

沉默。

楊樹文：我講錯了嗎？

葉俊偉：你只是個假公濟私的垃圾。

楊樹文：是嗎？我們家惠實在中研院，是會對社會有所貢獻的。

葉俊偉：你剛才講的那一長串，就是你把我們家倒會的藉口？

楊樹文：那你殺了我還不滿意嗎？

頓，葉俊偉冷笑。

葉俊偉：你還記得當初你跟我面談時，你問我什麼嗎？

楊樹文：誰記得啊，不要太自以為是了。

葉俊偉：你問我，為什麼要弄壞別人的鉛筆盒？（頓）因為他很珍惜，只有這樣，才會給他帶來最大的痛苦。楊校長，你最珍惜什麼呢？

楊樹文：你……

葉俊偉：你叫我自己去尋找答案，但我還是只有這個方法。

葉俊偉準備離開。

楊樹文：對不起。

葉俊偉愣。

楊樹文：我讓你自己去尋找答案，但你最後還是走向原點，這算是我的教育失敗吧。（沉默）我很抱歉。

葉俊偉拿刀割破楊樹文的手腕，鮮血流出。

葉俊偉：你自己選擇，是要去醫院，還是叫她快逃。

葉俊偉拿走楊樹文的電話離開，楊樹文急忙地找尋電話。

楊樹文：（喃喃自語）……惠實、惠實……

主任敲門。

王怡真闖上書。

主任：怡真，是我。

王怡真：對不起、等一下……

頓，王怡真整頓情緒。

王怡真：好了，請進。

主任開門。

主任：還好吧？

王怡真搖頭。

主任：辛苦了，妳看完了嗎？

王怡真：嗯，謝謝妳。

主任：不會，然後我有事要跟妳說。

王怡真：怎麼了？

主任：妳會想見其他兩個孩子嗎？

王怡真：妳說……？

主任：他們昨天就在會場附近的酒店住了，傍晚會 check out，我想說妳可以跟他們聊聊。

王怡真：可以嗎？

主任：為什麼不可以？

王怡真：我現在狀態好差，我好糟糕，我不知道我、我有沒有那個資格，我不能……

主任：妳自己覺得呢？

王怡真：……我不知道。

主任：妳還是去吧，我請他們在 lobby 等，好嗎？

王怡真：……好。

王怡真起身，前去搭交通工具。

王怡真在交通工具上翻開書。

三名孩童在王怡真面前。

孩童們：老師好。

王怡真：哈囉，你們好，謝謝你們來參與這個計畫，我……你們可以叫我小真老師。

孩童A：哪個真啊？

王怡真：真實的真。

孩童C：老師我們今天要上什麼？

王怡真：我們以後不會一起上課喔，今天是要跟你們一起討論方向，來打造出屬於自己的學習計畫。

孩童A：沒問題，就是制定訓練菜單嘛！

孩童B：所以我會學到太空工程？

王怡真：以後會學到的。

孩童C：法律要從哪裡開始讀啊？刑法？民法？

王怡真：不要急，一個一個來。（對孩童C）來，你先，其他人先去休息，也可以在旁邊聽。

孩童A、B跑下，王怡真和孩童C討論。

王怡真：來，你知道當法官的程序是……

葉俊偉隔著窗戶看著王怡真。

孩童B靠近。

孩童B：你好。

葉俊偉：（嚇到）妳好。

孩童B：請問你也是老師嗎？

葉俊偉：呃、我……對。

孩童B：喔！你是教什麼的？棒球？法律？該不會是工程？

葉俊偉：我……棒球。

孩童B：那還沒輪到他呢，再等一下喔。

葉俊偉：謝謝，那個、妳……

孩童B：嗯？

葉俊偉：妳……開心嗎？

孩童B：你說參加這個計畫嗎？嗯，很開心。

葉俊偉：為什麼？

孩童B：因為我相信這樣我很快就可以達成我的夢想，我真的很感謝你們，尤其是小真老師，聽說她是計畫主導人，真的嗎？

葉俊偉：那妳以後想做什麼？

孩童B：太空人，是不是有點不切實際？

葉俊偉看向王怡真，又看回孩童B。

葉俊偉：妳自己覺得呢？

孩童B：我會努力，不是都說，人因夢想而偉大嗎？

沉默。

葉俊偉：祝妳……順利。

孩童B：謝謝！

葉俊偉跑開。

王怡真：……好，那我們後天就會排定課表，原則上一週上課四天，同意書記得要回去給媽媽，或是阿公阿嬤簽名。

孩童C：好，謝謝老師。

王怡真：不會。（手機響起）你先幫我叫下一個進來。

孩童C：（對外）下一個可以進來囉——

王怡真：（接電話）喂，請問是哪位？怎麼了？喂？沒有聲音喔？……不好意思

思，我現在在工作，不方便講電話……（掛斷）

遠方傳來小聲的工廠轟鳴聲。

葉俊偉跑到樹下，痛苦地乾嘔、啜泣。

楊惠實的幻覺出現。

楊惠實：……穗鷗很厲害，牠們的飛行路徑會從北美洲經過亞洲、歐洲一直到非洲，是橫跨最多洲的候鳥……但我自己比較喜歡白鷺鷥，不覺得牠們展開翅膀的時候，飛起來很好看嗎……

葉俊偉掐楊惠實的脖子，楊惠實掙扎。

楊惠實：痛、停、等等……

楊惠實停止掙扎，葉俊偉嚇到，趕緊放開，楊惠實倒下。

葉俊偉：我……不對，我不是想……

楊惠實的幻覺消失，楊樹文的幻覺出現。

楊樹文：你摸索出屬於自己的答案了嗎？

葉俊偉：你他媽給我閉嘴！

葉俊偉拿刀刺向楊樹文。

楊樹文：我尊重你，但我不贊成這麼做。

楊樹文倒下，幻覺消失。

葉俊偉哭泣，拿刀刺著樹，哭喊著。

沉默。

樹開始燃燒。

廖根慈跑到燃燒的樹前。

廖根慈：俊偉，你在幹嘛？

葉俊偉：媽……對不起。

沉默，廖根慈擁抱葉俊偉。

頓，葉俊偉擦乾眼淚。

葉俊偉：我全部都跟妳說。

王怡真翻完小說的最後一頁，頓。

王怡真平復情緒，到飯店大廳，看到不遠處坐著青年樣貌的孩童A、孩童C，兩名孩童看到王怡真便起身。

孩童們：老師。

孩童C：好久不見。

王怡真：別、等等……不要叫我老師。

孩童A：那要怎麼叫妳呢？

王怡真：我……你們知道她的事了嗎？

孩童C：嗯，昨天晚上知道的。

王怡真：那你們知道她為什麼……？

孩童們搖頭。

孩童C：所以是……？

王怡真：我也不知道，可是我又好像能理解，那就像火車一樣……不對……

孩童A：火車？

王怡真：不是，對不起，我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孩童A：沒事的，老師。

王怡真：不要叫我老師！我不像你們想像中那樣，我沒資格被叫老師，我有太多事情說不出口，我好對不起你們……我怎麼、我怎麼……

孩童C：老師妳不要這樣想，妳不需要為我們的人生負責。

孩童A：我們是真的很慶幸有加入妳的計畫，雖然我們有點像白老鼠。

孩童C拍孩童A。

王怡真：謝……謝謝，我一直都有關注你們的近況，大聯盟一定很累吧？還有在維持訓練嗎？有沒有交女朋友？還是男朋友？

孩童A：吼！我也想要交啊，沒時間啦！

王怡真：實習怎麼樣？法官助理應該不輕鬆吧？公文是不是堆得跟山一樣高？

孩童C：有時候會，但一想到阿公阿嬤我就會堅持下去。

王怡真：真的喔？你好堅強喔，我就做不到。

孩童A：才沒有咧，其實他昨天已經在我房間爆哭過了。

孩童C：欸！你明明也哭了！

孩童A：才一下下而已，而且是你先哭我才哭的欸！

王怡真：(笑)好了，你們兩個。

三人笑。

孩童A：那個，老師……我們可以叫你老師嗎？(見王怡真遲疑，沒有做出反應)其實我們昨天有在房間小聊一下……我們在想一個可能性。

王怡真：嗯？

孩童A示意孩童C說。

孩童C：她或許已經飛上外太空囉！

王怡真：（哭）吼叻！

孩童A：吼！你弄哭的！

孩童C：算我們的好嗎？

王怡真：等等、等等，我一下就好了。

王怡真平復情緒。

王怡真：謝謝你們，總之，看到你們現在過得好，我真的很開心。

三人擁抱。

王怡真：有事情一定要跟我說，我永遠都在。

孩童A：嗯，沒問題。

孩童C：欸。

孩童A：幹嘛？

孩童C：這樣還可以不叫老師嗎？

孩童A：一定是要叫老師的啦，對吧，老師？

王怡真：好啦，你們真的很棒，要繼續加油，你們要走了是嗎？

孩童C：嗯，他要搭晚上的飛機，我要做高鐵。

王怡真：好，一切小心喔，注意安全。

孩童C：謝謝老師。

孩童A：謝謝老師，要一起到車站嗎？

王怡真：我……沒關係，你們先走，我有其他地方要去。

孩童C：好，再見。

王怡真：嗯，再見。

孩童們離開，王怡真目送著。

王怡真搭上交通工具，來到她的國中。

王怡真步行到焦黑的樹前，頓，她在樹上找到幾張紙，她看著上面的字。

場景銜接回小說中斷的部分，葉俊偉站在燃燒的樹前。

葉俊偉：我都說完了。

葉俊偉準備離開。

廖根慈：俊偉。

葉俊偉看著母親。

廖根慈：你要去哪裡？

葉俊偉離開，廖根慈目送著。

場景回到前一天晚上，王怡真回到家，在沙發上坐下，長沉默。

王怡真突然不能自己地哭泣。

王怡真逐漸平復情緒，邊啜泣邊從家中一處拿出一盒大麻菸草。

王怡真捲起一支大麻菸，點燃吸食，沉默。

門鈴響起。

王怡真：來了。

王怡真開門，廖根慈拿著刀子。

王怡真抱住廖根慈。

王怡真：我好想你。

廖根慈愣。

王怡真：嗯，我 high 了。

廖根慈愣，王怡真繼續喃喃自語。

王怡真：爸，這東西比香菸健康，而且我沒有成癮……而且我現在真的很需要它。你還記得我在研究院主導的 project 嗎？嗯，但其中一個孩子前天自殺了。還不知道，但你能懂嗎？我真的好難過。

廖根慈看著王怡真，久久不語。

王怡真：還有就是，我好受挫。我覺得……我的教育竟然會讓一個孩子選擇放棄生命……你懂嗎？你懂嗎？爸？我到底哪個環節錯了？我停不下來、我停不下來……

長沉默。

廖根慈：……黃色。

王怡真：金絲雀。紅尾伯勞。綠繡眼。藍鵲。紫嘯鶇。烏鴉。白鷺鷥，好，可以了。嗯，謝謝。你走之後就沒有人陪我玩這個了。才沒有。好了，我真的可以了。大概吧。教育的目的是為了什麼？

廖根慈收起刀子。

王怡真：拜託，我需要點安慰劑。那是兩碼子事，快點，趁你消失以前，告訴我
吧。我真的很想你……爸？爸？

廖根慈從後方一手摀住王怡真的嘴，一手抱著她，無聲哭泣。

回到現實，廖根慈也從後方抱著王怡真，王怡真轉身，回抱住廖根慈。

全劇終。